

四書味根錄

孟子

卷八

離章

凡三十三章○總論見上卷

離章

此論聖人心源之合因舉舜文以例其餘前須輕敘末節推到羣聖皆同主意歸重在此而孟子自任道統意亦於言外見得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人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

服之地

趙氏曰諸馮在冀州之分負夏孟子曰自古聖人時地不必盡同而心源總無不春秋時衛地鳴條在安邑之西合者試稽虞舜其始生曰諸馮其後遷負夏而卒

於鳴條計其履歷皆屬

此合下節只輕輕敘舜文顛末蓋將言其道之同故先言其迹之

於東是乃東夷之人也

異也生遷卒概一生履歷言之或問鳴條湯與桀戰處據此則南

巡不反及葬蒼梧之說非也

東夷西夷只重東西二字為下地之相去張本夷字不必泥

看猶云東之極也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岐西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

金仁山周自古公遷於岐山之

近畎夷畢郢近豐鎬

陳新安畢在鎬東非楚都之郢

今有文王墓

釋地周文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里畢原上在唐名畢原在殷則名畢郢

亦越成周有文王者其始生則曰岐周其後卒此合上節雖皆言
實於畢郢計其履經皆屬於西是乃西夷之人也地而時在其中

地之相去也于有簠斐之相後于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得志行乎中國謂

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

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由東邊至西域地之相去也于有餘里因地而邇其時自有虞迄成

周世之相後也于有餘歲宜其所行之道不盡同也然舜得志而為天子文王得志而為西伯其所以行乎中國者隨事順理因時制宜彼此心理若合符節有非時地之所得隔者也

上二節分別此節又並較之不但言地相去而兼言世相後要之總為得志二句作反振
文勢得志行中國以行事之指於天下者言舜文行事安得盡同但損益合宜隨事各

當其理便是同同是心同不是迹同須於無可証據中尋出証據楊崑阜舜是千古大孝的

聖人文是千古大忠的聖人舜所遇者瞽瞍文所遇者紂事勢頗相近而二聖以大忠大孝

行之使移其事瞽瞍者事紂必有大王明聖之想使移其事紂以事瞽瞍必有允若底豫之

風大約聖人只是隨其所遇而循這個理以盡這個附翼註符節有三說一說符節以竹

心所以舜文無不同即揆之先後賢聖俱無不同附為之長六寸左右分割之周官掌

節所謂門闕用符節也一說云符以竹為之長短有度用以徵名節則出使所持或竹或金

玉爲之以竹爲之者周官所謂道路用旌節也以金玉爲之者周官守邦用玉節而小行人
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是也一說符節卽玉節周官珍圭以徵
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除惡以易行
此皆大事用之彼此符合爲驗註中所云是也三說皆通當從朱註

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

其道則一也

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

其道則一也又不可特與文也百世而上有聖人百世而下有聖人其行事雖不一也此因舜
一也

說上節說行此節說道惟其道同故所行無不合揆度也是指聖心揆度事理無過不及
處而言味其字斷屬聖人說蓋事物之理不齊聖人以心揆度其間而經權常變各有至當

不易之則故行事雖不同而揆之至當不易者此處終不得而二也須從聖字上見所以
揆一蓋人非聖人意見操趨猶或歧出若聖則造乎其極矣極自不容有二聖有聖而帝

聖而王者帝王之名雖異而其揆不容以有異者一也則知帝有二典王有三謨其人惟危
而道惟微者要不外於一中之傳後聖有聖而師聖而相者師相之號雖殊而其揆不容以

有殊者一也則知師有十翼相有六父其旨雖遠而辭雖文者究不外統於一畫之開先羅
文止通舜文之道以揆之則亦有得志于時者之所爲禹湯武之聖而北面者是也法不一

而治一也則亦有不得志于時者之所爲夷尹惠之聖而北面者是也道不一而趨一也由
斯以推則又有不得志于一時而得志于萬世道不行乎中國而行乎萬世者之所爲遇不

一而功一不可未始一而心一也高蘇生懸天理精微之極以權衡萬品而惟聖達天
理無先後也立人倫規矩之至以度量羣倫而惟聖盡人人倫無先後也吳自牧聖人之制
事也本乎理是理也先聖不必居其創後聖不必居其述在聖人各盡其當然故聖人不生
此理虛懸于天地聖人代出此理寔著于古今則亦合先後之聖人以共明此一理而已矣
聖人之謀理也本乎心是心也先聖不必有所傳後聖不必有所紹在聖人各行其不得不
然故聖人已遐此心或憂其息聖人迭起此心不慮其孤則亦合先後之聖人以共存此一
心而已矣 結處隱隱照出自任道統意亦好

子產

此見為政者貴持大體而不在小惠也是論政體不是論子產首二節特借子產

事斷之第三節漸說開去可也以上言于政當行焉得以下言私恩無益○通章
須重平其政句前政字反起後政字反收惟平其政句指出完全一個政來以為為政者法

子產聽鄭國政以其乘與濟於溱洧

乘去聲溱音榮美反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二水

名也

約旨濟人處在今汜水關乃
溱洧合流處非兩處並濟

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

地天

不私一物君相不私一人此恩之所以下逮也昔鄭有子產聽理一國之政位尊任重可以
無所不為一日過溱洧間見人有徒涉于水者將自巳所乘之車載而濟焉當時嘖嘖稱為
美舉
子產蒙引不直曰子產以其乘與濟入於溱洧而必冠以聽鄭國之政者正見得為而不
為而乃為其所不必為據事直書貶意自見此書法也按此節還是立案勿遽作貶

語致侵下斷地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惠謂私恩小利

四字不平惟其恩之出於私故其利之所及者小

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

則平公平故正正斯

綱紀法度之施焉

此處且勿重提政字多見孟子譏之以示訓自治世

大矣四字亦不平

作鋪張恐礙平其政句

貴識大體乘輿濟人特小

惠耳而不知

此節方是斷

蒙引惠字據註便是譏了不到不知為政方是譏東坡云惟

有為政之道有及人之小利故無經世之遠圖

此惠字以事言與論語惠人之惠以心

言者不同又此只就濟乘輿一事言之亦不必說壤子產生平

摩二月徒杠成三月輿梁成梁未病涉也

江

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

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

夏令九月除道十月成梁

又古者天根見

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洹水有橋梁則民不思於徒涉

着一又字

而水濶則成梁

分明有兩

意

亦王政之一事也

即濟人一事亦自有政焉王者每於歲晚詔民使大小橋梁因時起

工至十一月則徒杠可通人行者早已成至十二月輿梁可通車行

者亦皆成民未嘗病於徒涉

上文政字說得廣此特舉政中濟人之一事尤見得王政體之艱也何用乘輿濟人為哉

悉人情至周至詳處

歲字冠二句言每歲如是也徒杠輿

梁本同時起工但功有煩簡故成有先後兩成字內含無著造之圯者修之二意民未病涉自應指通歲說但平時徒涉猶未以為病若到寒沍時則涉者病矣未字要看看有先事預備意條辨民未病涉正對乘輿憐人而言見子產以乘輿濟人者以民病於涉耳若橋梁既成則民原未曾病涉何事以乘輿濟人鄭昂歲增其舊力省而功多歲有其規人嫻而事習築場納稼之暇公旬三日而不勞溝洫畎澮之間耆耄無多而即就不事以詠以游而舉足如行隴畝無問或車或步而所歷盡屬周行通都大邑既不至自涯而還僻壤荒陬亦無或臨流而嘆民不知涉之為病而相忘為固然上亦不覺涉之病民而直行所無事覺後之紛紛者殊可以不必也蓋民本未嘗病涉也

君平其政辟人可也焉得人而濟

辟與闢同

辟除也。如周禮闢人為之辟之辟

周禮天官闢人凡外內命夫命婦之出入則為之闢

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為過況國中

之水富涉者眾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

凡可見先王之政惟施得其平而已若為政之君子

無不適平則所施者溥所及者廣出行之際雖辟除行人令其避已可也況國中之水人人涉焉安得人人而濟之至有濟有不濟士節只就橋梁言是王政中一事此則推開說去政濟其為不平甚矣豈君子所宜出哉字無所不該平是均平蓋本此心之公普以體帝王之猶病補天地之有憾由是順天因人興利除害其良法美意無不斟酌盡善使人人各

得其所事事各得其利如權衡稱物而無不平也平字內有本領有工夫有效驗須發揮得
氣象宏濶無見德見怨之分有蕩蕩平平之象方好與上惠字對劉董華亭有法而定令心
非加愛也而行益遠審勢而度情力非加勤也而施益均夫惟恃其衡千紀綱不使偏輕重
焉而耳目之所不逮者皆緣政以受成矣程其準于象魏不使偏多寡焉而請謁之所不及
者皆隨政以取給矣勸學錄萬曆河南墨云政有可以順施者即以順之者為平政有可以
拂之者即以拂之者為平兩義精甚稱相位者曰宰衡平則如準衡之無偏稱執政者曰
秉鈞平則如和鈞之各得如此刻劃平字闕照子庭最妙辟除也謂出行時辟開左右行
者正與舍車濟人相反細玩民末病涉見不用乘輿濟人行辟人見不必乘輿濟人焉得人
人至未總見人之往來無窮乘輿亦必不能盡濟

為政者人而悅之曰亦不足矣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曰少亦不足於

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蜀志諸葛亮之相蜀也有言公惜得孟子之意

矣故為政者不當曲徇人情以求其悅已也若必每人致私思以悅之人多曰故字承
自少不能以有限之力應無盡之求其勢亦終至於窮矣甚矣為政之當平也復乘與難
以盡濟說來每人而悅却是推開泛論凡為政者之不平病在曲徇人情故孟子點出悅
字以破之悅字較上節濟字又指得廣凡私恩致人之歡者皆是日亦不足只緣人多
故覺日少玩亦字見非惟體有所不宜恩有所難遍井日力亦不足用王耘渠躬秉國成

奉其身于謗譽之表斯神恬而法有以立一出之以沽名之念則美言小數日相詭乎人情而務其細必弛其鉅綱紀之不張有不勝其瑣瑣者矣職司天憲宰斯人以嚴正之風斯道尊而人靜以聽一示之以樹德之心則望恩倖澤得狎至干吾前而給乎此必遺乎彼振援之易接有愈見紛紛者矣

告齊王

此見待臣當厚而以危詞悚之首節主在國時言下主去國後言然報禮之異總因君為轉移應責重君一邊○按忠臣遇暴主而有明聖之戴不在地例

○孟子告齊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

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

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

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

孟子告宣王曰王亦知君臣相與之際乎必君之于臣倚

之為用愛之恐傷視若手足則臣之於君尊以奉之親以護之視若腹心斯相待一體恩義兼隆者也非然者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矣甚至君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王可惕。視是心相視數則字見轉移由上意。視如手足愛惜之任用之也。視如腹心推然思矣。戴之捍衛之也。二句言君臣情誼之厚。以下皆因此過降意直歸重未段觀未節只說寇讎可見所謂危詞以悚之也。大馬國人是君臣相維以迹而不相體以心者。土芥寇讎則君臣相為殘賊矣。如寇讎謂幸其災而樂其禍也。慶源看來臣之報君視君之所施常加厚一等。按此意不重只重君視臣不可不厚。上方合告齊王之旨。

王禮為舊君何如斯可為服矣。

為去聲下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

儀禮喪服傳大夫為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註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言爵祿尚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

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

為問。

王疑而問曰禮有云去國之臣其舊君薨則為之服。

雙峰王疑舊君恩已絕尚為

齊衰三月不知舊君何如視之而其臣斯為之服矣。其君有服不應見任之君而待之如此故有是問。按此意王口中不宜徑露。

曰諫言聽澤於民有諸前君使人導之出疆矣。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

其里。此之謂有禮焉。如此則為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掠也。所以盡防衛之道。先於其於在我之境也。

先於其

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

所以為其祿仕之地於所往之國也。

三年而後收其田祿。

所賦之

里居。所居之第宅。

前此猶望其歸也

所以示拳拳屬望之意也孟子曰夫所謂舊君者從其去國後目之也而當未去

言當行君即聽之是諫言之登及皆民之膏澤也行之聽之而膏澤下於民矣有君如此何忍言去然或偶爾不合爲有他故而去斯時爲君者遂爾忽然已乎在國之恩惠猶存去後之惓懷彌切必使人引導之出疆以盡防衛之道猶未也又先稱道其賢於所往之國以爲祿仕之地思向者若臣所受則有田所居則有里今雖往矣或旋反也且無日不望其反也至去三年然後收其田里夫導其出先所往與其歸此之謂三有禮焉則手足之誼久而弗衰故臣於舊君亦不忘腹通節重疊說下有加無已正視臣知手足處諫是閉邪言是心之報而必爲之服矣陳善諫行則弊革言聽則利興原是爲民而然故膏澤下總因行聽上來此句看是厚於民旨却是厚於臣要見民感君之膏澤即感臣之諫言而臣愛民之感即以感君之從纔與舊字對針不是明良通套諫行言聽以平時言有故而去乃一時一事偶然不合而義當去者導出疆在我之境言先所往以他國言註稱道其賢想是自已任過而使賢者去就之義暴白於他國方能致他國之聽去三年二句要見得三年內之不忍收註中猶望其歸意精神全在然後二字有禮指去後三者不連諫行言聽如此二字又通縮諫行言聽以下說見在國時交孚無間去國後亦恩禮不衰安得不爲之服西書鏡此節須句句貼入手足講諫言是臣調護其腹心行聽是君能展布其手足導出疆則保手足而無虞也先所往則推手足于有用也三年後收田里是無日不念此手足夫是以臣有腹心之痛而必爲之服

今為臣諫不行言不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君不聽之又極之外其所往之

日遂其里此之謂難寇讎何服之有臣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綏樂盈也左傳

襄二十一年樂桓子娶于范宣子生懷子桓子卒樂祁與其老州宿通懷子患之祁懼其討

也樂諸宣子曰盈將為亂范缺為之徵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樂盈出奔楚冬會于商任

綏樂盈也二十二年春潘與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

會于沙隨復綏樂盈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

故孟子為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

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今也為臣安望是哉在國有諫不行言不聽而膏澤不得下

予日望之君子之言益如此於民矣及其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與導出疆者異又窮之

於其所往與先所往異方去之日遂收其田里與三年之收者又異此之謂臣之寇讎既為

寇讎又何服之有信乎君此節是務正意不與上節平對只今也為臣四字便有無限感

之於臣當以一體視也同是有故而去然諫行言聽宜無可去之理而亦或有故

而去義也諫不行言不聽宜無可留之理而亦必待有故而去情也一樣說話便有兩樣情

因玩三則字一遂字較上文待臣子綢繆委曲至情何嘗雪壤文法逐層遞下從在國時

賤惡緣田至去國後種種刻薄乃見寇讎之視是自其君使之何服之有一筆掃盡○去之

日三字須寫孤臣去國無限淒涼緊抱上文透發則下數句不逼自醒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com

無罪章

此示君子當有見幾之哲兩可以即幾之所在也失此幾便欲去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而作兩可

以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輟策兩孟子曰禍有先幾而見之宜早如列職爲士而以無罪見

籍爲民而以無罪見戮戮民即戮士之漸也則士可以掛冠而有罪雖大夫可殺無罪不謂而他徙矣噫有國者至不能安大夫士之身其國不綦危哉士而可殺也有罪雖士可戮無罪不謂民而可戮也且士既無罪士必高士民既無罪民必義民殺之戮之故曰可以去可以徙集註見幾而作本爲大夫士言是正意南軒謂將使有國者聞之悚然不可失上大夫之心是餘意顧端屏徒曰保身私也籍令不去與徙而爲之君者貌大夫爲可侮而不復悔殺士之失薄士爲可賤而不復念戮民之慘其所累者不深乎徒曰知機猶小也籍令去與徙而爲之君者感大夫之作而解網以安士類懲士之遊而滌苛以和民生其所全者不大乎○約旨以此章次寇讎以養志次相夷亦有意在子能養志臣能見幾何至傷恩而害義方和山國所與立者大夫耳士耳民耳而殺之以至或去或徙也將誰與爲國哉有國者可以鑒矣

君仁章

此見人君當正己以作則也講義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此皆端本澄源之論

○學曰君臣實不仁君義實不義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

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孟子曰君身者萬化之原若存心處事一本於慈祥是自處以

是自處以義也由是百官萬民莫不與於仁人君存心處事一歸於正大與於義為上者可不以正身為本哉仁約直格心章以心字對人政則君仁義自指君心莫

非禮此表大人以立禮義之準兩非字甚細指不能時中者

○子曰非禮之禮義之義人非為察理不情是兩非故有二者之蔽不曰弊而曰蔽者以其知之不

明而意有所做也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此就臨時審幾上說而豈為是哉雲峰謂大人

不為非禮之禮因時處宜而不為非義之義虛齋以隨事因宜兼說禮義蓋禮不專在事上說義不專在時上說愚謂隨事順理中原不缺時因時處宜中原不缺事胡氏雖分貼而理

自經孟子曰道以至是為歸學以析非為要有如視聽言動必準於禮禮未合於中正即括非禮矣世有強執其非自以為是禮而不知其為非禮之禮經權常變必合乎義義

未得乎時措即非義矣世有固持其非自以為是義而不知其為非義之義是由其察理不

精故也。惟夫大人平時研理既深，臨事審幾，又客自然隨事順理，而禮之中正全於當體。因時處宜，而義之時措運乎一心。禮履也，以身之所履，豈義宜也。以處物得宜，言惜陰錄禮豈為是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哉！以義起義，以禮行有分，看有合看。精言天下只有一個禮義。此外那更有一種似是而非道理，人每云未合於中，正是非禮也。却又近於禮，是謂非禮之禮。下句亦如此說，不知謬甚。蓋人惟察理不精，非其事非其時，強執而行之，在彼未嘗不以為直禮義，而不知其適成為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也。滙泰兩非字，須從禮義轉出兩字，又須從兩非字轉出上八字，要得個個分明，則弗為處自見精寔的確，並與違權運變無干。又云大人本領自在，兩非字前見得，向弗為索解便落下一層。校註劈頭便別辨出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原是從大人心目中辨別出來。若他人之為之者，彼原認作是禮是義，故禮義易辨也。非禮非義易辨也。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則非察理之精，不能辨矣。

中也養全

此見為父兄者當善成其子弟也。善成處全在養不養便是藥上段重講下段反言正見不可不養息。此對教子弟而求速成者發。

也養中才也養不才也養有賢也如中棄中才也棄不才也

也養不才也

無適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

無迫賢謂中而才者也。藥有賢愛兄者藥其終能成已也。全從養為父兄者君以子弟之乎。其竟。

賢遠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遠絕之是性情急遠所謂過中也不其相去

之間能幾何哉。

孟子曰善教子弟者亦在乎化之有方而已蓋人之氣質不齊中才者少

如此則施者不見有督責之勞而受者相忘於變化之內故人樂得有此賢父兄也不然皆且夕責之急追求之及其難教又遽舍之是中也棄不中也棄不才則我之賢亦未免過中而不才矣與彼之中以德言才以能言註涵育薰陶解養字妙涵育有寬以容之意薰不肖相去能幾何哉陶有善以導之意涵育是自然之長養所以順其性薰陶是鍛鍊之精純所以克其偏要之絕無督責之情無拘苦之法也樂有賢父兄不重子弟樂父兄只重父兄能致子弟之樂正要人識得此意以養子弟也可樂之故全從養字生來須寫得酣暢以煞醒故字言外更有子弟皆歸於中才而父兄之中才亦見意棄子只是不能養大凡父兄見子弟資質遲鈍志氣昏庸多有不耐煩忍待便是棄了賢即中才不肖即不中不才約言父兄若果然中與才則他平日必有涵養之學鍛鍊之功氣必純力必厚今子自家子弟尚不勝憤決安得言中倘未能成就安得言才故曰相去不能以寸張慶源言外有子弟宜自奮勉以爲愛養之地不然則先自棄而不足與有爲矣

金匱書

此見人當知所擇意兩句語意踴重上句可以有爲即在不爲中央之○錢吉士弗顧弗視有不爲也出而堯舜君民可以有爲也時文說有不爲作老氏伎倆

大井

聖人有為也。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吳因之曰：非以知所擇正

胸中，惟能不為，是以可以有為。王觀濤曰：有不為，非易能的一切不可妄為者，無所不為。

決擇，惟能不為，是以可以有為。孟子曰：人於當為之事，不能勇往以爲者，大都無所不為之人耳。人能

者，安能有所為耶？於是非之辨，劃然不淆。凡一切不可妄為者，斷然其有不為也。而後學

問事功於人之所當為，自必毅然有為。不是全不為，只是有不為。有字內含有所擇意。陳百

承而力仕之，更何有不可建者耶？臣吏人于此多作隱忍觀變語。此英雄非聖賢也有不

爲從本心介然處起。有爲不要小看聖賢之道德。君相之事功皆擔荷直任。方筭得有爲

故更着可以字。然總由於有不爲求用也。字拖下而後字接看爲與不爲無兩境。亦無兩

候觀橫渠云：不爲不仁，則可以爲仁；不爲不義，則可以爲義。可見不爲有爲才是一串道理

而後云者，只是不如，此才能如此之意。非後口之後也。王方麓人之分量有限，固有守有

餘而智未及者，然志節既定，則智識亦自此而可進。人之材質不齊，固有優于德而短于材

者，然雅操既立，則材敵亦自此而可充。似於柱有不爲而後可有爲，一是養其性，地而不

役于外物，則才智足以任事，一是相其機會而不急于見功，則沈靜足以應變。高中元惟天

下之至勇爲能怯，惟天下之至動爲能靜。

言章全言此戒稱人之惡者，特借後患以惕之一後字正

要他方言時便當慮及後患，禁其口而勿言也。

○學曰人之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為而言

孟子曰君子之揚善也非以取愛於人則其隱惡也豈以避害於已然而

立心忠厚持身之道宜如此善世之道亦宜如此若人之有不善而必暴於眾而言之快逞一已之談論摘取人之陰私彼其入雖屈於正論而懷怒在心終將以禍申之以圖報復當如後患何甚矣人言兼發人之私攻人之短跡人之不善忿已之談笑此等人不有奇窮不可輕論人惡也定有奇禍當如後患何有解脫不得意如訓奈後患凡中傷之隱毒橫逆之顯禍皆是任蘭枝其為理之所可棄而托諷焉以示其規戒之意何必非君子之心而至于言之則規戒之意少而攻訐之意多矣不肖之原他人猶或疑之而出于吾口者方且明徵定論而確有其可據之情以為若人者何足逃吾鑒也而生平之概行不已大白于天下乎其為事之所可譏而內省焉以益其懲創之志何必無為已之功而至于言之則懲創之志微而輕薄之志勝矣眾好所在他人或以相推而伸其獨論者不難摘及一端而直加以大惡之號以為若人者真不足立人世間也而異時之聞堯不且頌喪于崇朝乎

仲尼之言

此舉至聖以示則專為過高者發

○學曰仲尼不為己甚

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

事物物之理本有

當然之分則所謂本分也

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

孟子曰所謂聖人非必有奇特之為足以駭人耳目也吾觀仲尼言皆庸言行皆庸